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一七一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逕啓者關政治委員爲晉綏邊區的創造者，其生平故舊部屬學生多在晉綏，茲爲永久紀念死者並作爲我們全體軍民學習的教材起見，決定編印「關向應同志紀念冊」。凡有紀念文章、詩詞、回憶、斷片等等，不拘形式，就請於八月十五日以前，寄交分局秘書處收轉本會爲荷。

晉綏邊區各界追悼關向應同志籌備委員會

七月二十八日

朔縣公審「糧業公會」漢奸

萬五千人清算血淚賬

大漢奸丁堂杜玉堂當場伏法

王五元等吐出贓物悔過自新

〈朔縣訊〉此間一萬五千多群衆集會公審「糧業公會」的漢奸吸血鬼，大漢奸丁堂、杜玉堂當場伏法。日寇佔領朔縣時，漢奸趙俊、王五元、王四元、丁堂、馮耀武、唐錄、邊二等，成立「糧業公會」，建立□站徵糧，替敵人搶糧。群衆四分收成，他們給日寇報十二分，使日寇九千五百噸的徵糧計劃，增到一萬五千噸，敵人要十噸，吸血鬼們就向群衆要二十噸，敵人發些錢或配給點實物，他們從中貪污三分之二，甚至以壞糧作搪口不給了。群衆交糧時，本來一百斤糧，他們叫狗腿們先用風車編，又用粗篩子篩了，再用翻子鐵，川大磅秤一磅就成了五六十斤，群衆將自己辛辛苦苦收下的糧食全交了還不夠，多少人被迫得賣房賣地賣妻子兒女，還交不足，又遭□□毒打，不知迫死了多少的生命：胡莊村高占元家，八口人只有七畝半地，攤下二百十斤糧，因交不起二哥呑大煙死了，二嫂□嫁了人，高占元冬天替人磨豆腐，夏天賣菜，賺下的買糧還交不足，挨了毒打重傷，全家留下五口人吃了一年多的野菜。張井溝齊世新二弟被逼糧自殺了，二弟媳帶上小孩另嫁了。三弟夫妻兩口賣了四石五斗高粱、一石小米交糧，也氣得喝洋烟死了。張尚家一十畝地，攤了三百多斤糧，弟兄倆揹炭賺錢貼補，哥哥在炭窯裏被炭壓死了，自己被狗腿綑在大樹上用辣椒水灌死。揹炭打短的黑躍，交不上糧被扣受刑，女人又怕又無法悲憤自殺了。馮家莊五十三歲的老漢被扣後將身子倒插在尿桶裏溺死了。吳雙生被用涼水澆、開水淋，凍了一夜也死了。……這些血淚數也數不清，其中多爲丁堂所害。

召開人民代表會議

打樹尋根發動清算

此次朔縣解放後，群衆都含着淚眼睜睜着要清算「糧業公會」的老賬，但有許多顧慮，如「不知八路軍走不走」等等，不敢立即起來與吸血鬼鬥爭。幹部們召開了全縣五百餘人的代表會議，從我軍勝利消息中說明「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共產黨，有老百姓就有八路軍，八路軍是不會走的。」農會主任孫興昌也對大家進行了教育，說明「如今的政府是咱們自己的政府，有話齊說。」並號召大家團結一致進行鬥爭。雖然還有個別代表懷疑鬥爭不頂事，但一般的是打破了顧慮，情緒逐漸高漲起來，一個接一個的控訴吸血鬼們的罪惡事實，有大聲疾呼的、有嚎啕大哭的、有低頭掉淚的……慘慘悲憤，使人無法抑制。連一個原先不敢說話的老鄉也跳起來，指着在場的一個曾經當過偵探的任汝說：「你不配當群衆的代表，滾開！」「綑起來」「打狗日的」，數百個拳頭向任汝示威，在大家熱烈的討論後，一致同意「打樹尋根」的意見，決定先鬥爭罪魁丁堂、趙俊、馮耀武、王四元、王五元等五個大頭頭。當場選出七十個代表成立算賬委員會，又組織了數十人的糾察隊，其餘四百餘代表分頭下鄉發動群衆。並決定首先在城裏由算賬委員會初步發動清算鬥爭，號召城外群衆增援，以便取得經驗。

男女老少，從數十里外

趕往北關參加公審大會

七月二十一日在北關廣場召開了群衆公審清算漢奸大會，一開始就到了一萬二千人，其中有鐵路工會的會員，有數十里趕來的小脚女人、有拿紅纓槍的自衛隊、兒童團、民兵……各區村打着農會的旗幟，大會專刊及各種宣傳品在群衆中交流閱讀，群衆情緒至爲緊張，控訴一開始，群衆擁上了連三的擠滿了一台，女人們哭着，小孩也在台上哭着訴說。有的講得再也忍不住，雙眼釘住吸血鬼們想動手打，黑水溝一個婦女訴說她男人被逼交糧餓而致死的慘景時，群衆氣憤的高吼要丁堂上台讓這女人打幾個比斗（耳光），主席團在群衆不可遏止的要求下答應了群衆的意見。接着大家又要求漢奸們上台答覆，王五元開始，企圖抵賴，大家高呼「捆得緊緊地」「不改悔就是死路」。他才承認了錯誤，並向大家表示願吐出白洋四萬元賠償，王四元承認吐出一萬元白洋，趙俊承認現吐出一萬元，馮耀武又承認自己爺兒四個當漢奸，罪惡深重，願將全部家產錢財賠償大家，悔過自新。群衆高呼：「誰改悔寬大誰，改正錯誤有出路。」有人對他說：「我們那時跌進糧站，就像跌進了「森羅殿」，這時一改正就寬大你還不便宜了」。當丁堂上台時，由於他的罪孽太深，群衆堅決要求並憤激高呼「我們不要他的錢要他的命。」「償命來」「把大漢奸杜玉堂也交給我們懲辦」。

賈縣長代表政府，接受群衆要求，並向大家宣佈：劊子手漢奸丁堂，會後執行槍決；杜玉堂可交大家公審。頓時騰起一陣熱烈狂歡的口號，漢奸丁堂當場伏命。

清算勝利群衆排着十里長的行列入城遊行示威

這時到會群衆愈來愈多，後來有三萬餘，眼睛釘住漢奸戰犯杜玉堂，該犯自動投敵，任僞警察署長等職後，作惡多端，敵寇投降後，尚率領僞軍向我進犯，屠殺我人民、民兵、戰士甚多，經到會群衆公審後，該逆直認不諱，隨即在一致要求下判處死刑。當下午六時執行刑後，萬五千人的行列當入城，舉行慶祝鬥爭勝利的遊行示威。高舉着毛主席大幅畫像在前帶路，雁門劇社及六個民間樂隊配入各行列中，駐城的數百民兵扛起自己解放朔縣所繳獲的各種武器，老漢拉住老婆的手，數百個婦女也在後面緊跟着，「嚴懲漢奸罪犯」「反對蔣介石、閻錫山進攻解放區」的口號，響澈全城每一角落，記者擠在十里長的行列與每一個翻身人的歡樂先後攝入鏡頭。晚演出「白毛女」，萬人騰歡度此亘古未有的節日。（胡宗武）

呂梁我軍恢復三泉鎮

左家堡、思西村相繼收復

（本報訊）呂梁我展開自衛反擊，已恢復汾陽之三泉鎮、平介之左家堡及陽曲西北五十里之思西村。三泉鎮於上月二十日、二十八日，爲閻僞七〇師兩度侵陷，此後即成閻僞搶掠我郭家莊、韓家垣等附近解放區的據點，我軍展開反擊後，侵據三泉鎮閻僞軍於七月二十五日竄回汾陽，我軍當即進駐該鎮。左家堡位於平遙西十里平汾路東端，居汾河東岸，有堅固之鐵橋、碉堡，六月二十四日爲閻僞侵陷。我軍於七月二十六日攻克該地，並擊退平遙閻僞援軍。現正清滅橋頭碉堡之閻僞。思西村於七月二十四日爲我陽曲游擊隊攻克，閻僞守軍四十六師一部悉數被殲，我繳步槍十一支、機槍一挺、小砲一門。

蘇皖北綫我軍自衛再捷

殲滅蔣軍一個美械師

另一個美械師亦被我殲滅一部份

（新華社淮陰三十一日電）蘇皖新四軍二十七日在北綫徐州東南地區自衛戰中殲滅蔣軍九十九軍一個師全部與另一師一部份，還是繼南綫泰興如皋地區殲滅蔣軍二萬餘人後的第三次勝利。由徐州南八十里津浦路上夾溝車站東犯淮北解放區之蔣軍第九十九軍，二十四日又侵佔漁溝、朝陽集（均在夾溝東百餘里）等地，並繼續向東進攻，企圖配合徐州東南犯之蔣軍合擊睢寧。新四軍於二十六日進行反擊，激戰至二十七日下午，已將侵佔漁溝之該軍九十二師全部解決，該部除五百餘人作無謂犧牲外，師長沈盛楷以下官兵三千餘人全部放下武器。另侵佔朝陽集之該軍六十師亦被新四軍殲滅其一部，其殘部在蔣機掩護下回竄雙溝鎮，至此，漁溝朝陽集兩地即告恢復。是役計繳獲山砲六門、火箭砲二門、戰車防禦砲一門，其他戰利品正清查中。按該軍爲蔣介石嫡系部隊，全部美械裝備，原駐江南無錫、鎮江、江陰一帶，於本月十日左右調來津浦路宿縣夾溝一綫，三次參加進攻蘇皖解放區。

晉綏黨政軍幹部二千餘人

沉痛追悼關向應同志

李政委號召化悲痛爲力量

完成獨立、和平、民主大業

（本報訊）晉綏黨、政、軍幹部二千餘人，於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在中共晉綏分局駐地集會，痛悼晉綏邊區主要創造人之一——關向應同志的逝世，哀悼者揮淚瞻仰向應同志目光炯炯的遺像，懷念着其生前的聲音笑貌，對黨對人民的豐功偉績倍感沉痛。大會於肅穆的氣氛中開始，哀樂輓歌傳出了衆人內心的哀思，賀龍同志代表全體獻花圈時已淚流滿面泣不成聲，他痛念自己失去了十五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最親摯的戰友，黨和人民失去了一位最優秀的領導者，忠誠無比的戰士。全場幹部亦多掩面而泣，賀龍同志因過分悲痛而未能報告向應同志生平事跡，遂由李井泉同志致哀詞。井泉同志介紹了關政委堅定的階級立場，純粹的黨性，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及工作上生活上種種優良作風。他指出，關政委體現了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忠實執行了毛主席政治軍事路綫，創建了晉綏邊區，壯大了一二〇師，建設了新軍，堅持了統一戰綫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挽救了晉西北的混亂局面，晉西事變後，在黨及部隊中強調黨內團結建設根據地的思想，他愛護同志，是我們全黨全軍之模範。井泉同志號召晉綏全黨全軍幹部，學習關政委優良的無產階級品質，將悲痛變爲力量，勝利的同敵人鬥爭，完成獨立、和平、民主事業，並提出過去「賀、關」是我們一面旗幟的兩個名字，正如我們黨旗上的鎚刀斧頭一樣，今天關政委病逝了，我們要在賀龍同志領導下，完成關政委遺志。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老先生於追憶與關政委接觸中深深敬佩的種種強烈印象後說：「關政委爲人民而支出了他全付心血以至生命，他將永遠活在廣大人民的心裏！」邊區行署武副主任新宇及中共晉綏分局趙林同志，均以曾在關政委直接領導下，而當時未能深刻多領會學習到他優良的思想作風引爲最大的遺憾，並誓言決心加強提高自己，更好的爲人民服務。最後中共晉綏分局張稼夫同志講話，他抑制滿腔的悲痛，沉痛的再三的號召大家，要真正將悲痛變爲力量，他提出：階級敵人、民族敵人損害了關政委身體健康，同時關政委在堅持黨的正確路綫，爲了鞏固黨的團結也耗費了心血，這是我們應引爲最大不安的，他提出關政委最高的品質是堅定的明確的無產階級立場，他不怕敵人的強大，而最關懷的是黨內的團結，因此，只有積極學習關政委，將我們的思想搞好，才能使死去的關政委得到最大的安慰，才能彌補因我們思想錯誤損害了關政委健康而造成的遺憾。追悼會進行達三小時之久，爲了使全黨全軍更好的學習關政委的思想、作風，並將編印「關向應同志紀念冊」，作爲幹部學習教材。

冀寧地主孫八子孫德勝
自動讓地給農民耕種
孫八子說：「大家發財總比我一人發財強」

（新華社冀寧三十一日電）冀寧地主孫八子、孫德勝自動將自己耕種以外的土地，租讓給農民耕種。孫八子有地十頃多，牲口十頭，給農民讓出地六頃零七十多畝，牲口十二頭，羊子四十五隻，他向農會說：「大家發財，總比我一人發財強！讓給衆人，幫助翻身。」孫德勝讓給農民土地三頃，羊二十隻，二人博得羣衆一致讚揚。（新華社邯鄲三十日電）

中共黨員翟士賢
向農民獻出土地房屋

北方大學教員翟士賢同志說服自己家庭，將自己部份田產房屋衣物献與耕農會，請求分配給貧苦農民，以加速實行中共及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所獻財產包括田地二百餘畝，房屋二百餘間及價值五百萬元之衣物用具。翟同志家庭係武安縣伯延鎮有名三大地主之一，本人係十年以前畢業的共產黨員，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八路軍太岳縱隊宣傳科長，現任北方大學教員。他在給中共武安縣委會的信中說：「爲實現我黨『耕者有其田』的偉大理想，我願將自己的田產房屋獻給勤勞的農民，使解放區的每一個農民迅速獲得必須的生產條件，加速推進中國社會大踏步前進」。武安縣委當即覆信表示熱烈歡迎，農民們街談巷議，交口讚美說：「他獻出田地幫助咱們翻身，眞不愧爲共產黨員。」

偏僻的獅子村群衆起來反惡霸
曹心寬供認「滿山契」騙局
萬餘畝土地歸還農民

（陽曲訊）老區獅子行政村所屬柳溝、黃沙、曹莊等各自然村，都是偏僻村莊，羣衆一直未發動起來，一百五十餘戶農民所種一萬餘畝地，沒有地權，在封建都甲制度下，都是從封建地主曹心寬手中用典和「倒」的形式耕種的（都甲制度下，沒有入甲的外來戶，買下地繳不過銀（田賦）所以買地不能立死契，田賦由原地主代納，還即叫倒地）。曹心寬爲一大戶頭（比甲頭小，催收田賦的，受甲頭領導），將四百多里山林地全霸佔己有，他說是老人給他留下的「滿山契」，從曹莊到柳溝所有土地都是他的，他用低價把荒山「倒」出去，等到農民將土地開出來，種的熟滑時，他又強迫農民找價。新政權建立後，在這個自然村的羣衆沒有眞正發動起來，曹心寬仍背地胡作非爲，去年向柳溝羣衆勒索三斗麥子，並詐唬說：「你不要硬聽八路軍的話，辦根甚時也免不了『倒』，咱們幾輩子相與，良心要緊呀！你們種我的地，不給我些東西叫我怎活？給了我錢可不要向外人說。」在封建壓迫下，羣衆抬不起頭來，都願全說：「地是人家的，怎鬧也不行。」今年幹部發現該村問題後，即在羣衆中醞釀，經過教育，去掉了羣衆「變天」「講良心」認爲「地主有滿山契」等顧慮與觀念，羣衆向幹部講出了曹心寬欺壓人民的事實，要求鬥爭。七月十二日二百多農民在農會領導下，向曹心寬清算，老農宋福則說：「我用十元銀洋倒下曹家一座荒山，有地六十多垧，我辛辛苦苦把地開出來，種的熟滑了，曹心寬就要找價，咱怕奪地就答應了。前後共找價二十三次，要了我的二百七十元銀洋。我打下兩眼窰洞，正準備上門當時，曹心寬嫌佳不讓，咱沒法，又出了十元銀洋。我在地邊打一眼井，曹心寬說地是他的，只許種不許打井，結果又訛了八元銀洋，每年夏天打下來，還奉不得供爺爺，就得給曹心寬吃，秋天下來，每年總得給人家一兩石，人家好吃好穿，咱連個窰洞口子也不能圈，一下雨就淋的水扎扎的。」郝關全說：「二十三年春，我倒了個石坡，還沒種，曹心寬就說壞他的『金鵝穴』和『一蛇盤兒』，要到衙門告，咱惹不起，當時給了五斗糧，秋天又給了兩石六斗，我在地邊種下幾顆樹，曹心寬給砍的賣了，我住的窰太小了，往大挖了一下，也訛了六元白洋。現在有共產黨八路軍，我不怕了，訛了的要退出來。」羣衆紛紛講出自己所受的壓迫，要曹心寬拿出滿山契來，曹心寬在鐵的事實下，無法抵賴，只得承認過去作的不對，他說：「我根本就沒一張地契，這些地依實說不能算我的，我都承認，過去不對，都給你們換死契。」當即選出七個代表和曹算賬，共算出訛詐過的七千多元銀洋，糧一百二十五石，羣衆爲了感謝他，只要他退出一塊地，八十多畝，曹餘一概免除，所感爲正義，將倒契換爲死契，一萬多畝土地歸還了一百五十戶農民。現羣衆生產情緒高漲，大量開伏荒，準備明年種夜麥。老農說：「地是刮金板，莊戶人就靠地活。」「在新政權領導下只要好好開地，不愁過不好光景。」（任宇）

讀者來信

認眞整頓變工加緊夏鋤

編輯同志：

今夏雨水多，就誤下許多工，有些地方上午鋤過，下午雷雨一淋，草又復活了；同時濕土好，莊稼成長的也快，不幾天就變了樣子，急需快鋤多鋤；尤其在土地荒蕪了數年的新解放區，濕地是宿根草，更需加緊夏鋤。

新解放區羣衆非常需要有組織地使用勞動力，如中陽三區燕家山一個舊式的扎工隊，十來個人中有一個吃空份的工頭，可是各村羣衆寧願多出一份工錢爭着僱，因爲夏鋤中還要擔燒柴等等，人手不足是困難實在多。變工如果搞好，很可解決這些困難，但目前各村變工組，很多有名無實，中陽三區長峪村，名義上有十二個變工組，實際不起作用，村中二百八十畝穀苗長了一尺多高，還沒小鋤過。原因是春天組織變工時，只一般號召，沒解決具體困難，羣衆以爲變工是公家的規定，採取應付態度。因此如何認眞整頓，健全變工組織，加緊夏鋤，實在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

梁明

臨縣鄧家場等村僱工
適當增加工資後，成立僱工小組，經常檢查保證種好地

（臨縣訊）七區新老區僱工，今年的工資還是很低，鄧家場、柏局上一帶有的僱主不按原上工時規定，對僱工不好。僱主王于揚不付給僱工的工資，致使僱工王于揚換不了夏衣；仲局上薛邦金僱的長工樊甚有，今年春季上工時，雙方原約定僱工可抽出四分之一的時間，種自己的十多畝地，但以後薛邦金經常逼着給他自己種，僱工樊甚有的地全部荒蕪了，但他全年的工資不過六七萬元，除自己穿衣外，只能供給半口人的生活。其他地方僱工生活都非常痛苦。最近六個長工幾天內在地委幫助討論，選出自己領導人王有生，由他召開僱主僱工會議討論增資問題，王于揚說：「去年僱工敵人在時，每次敵人來村，我走了，你的大姿娘，自己的衣服卻交敵人拾走了，你不但對我沒有說過一句好話，賸下的工資還不給，你的良心何在?!」還有其他僱工也都先後站起來說話，最後僱主接受大家的要求，三個村十四個僱工大都增加原工資四分之一，缺少勞動力的抗幹屬，即不增工錢，僅對僱工在鞋襪上酌情幫助一點。增資後，僱工們成立僱工小組，經常檢查，保證把地種好，因此雙方的關係很好，僱主張炳德、馬啓讓說：「自古道長工看在鍋裏，掌櫃的看在坡裏，增加了工資大家都有好處呀！」（秦樹恩、劉福手、王克堅）

壺關縣群衆運動中
部隊與地方開聯席會議
調解抗屬與羣衆租佃糾紛

（新華社長治二十九日電）壺關縣在羣衆運動中，部份地方曾發生對地主成份的抗屬方式不妥，對貧苦抗屬也有照顧不夠的現象，因而引起部份戰士不滿，影響部隊與地方關係不夠融洽。六月中旬起，該縣先後經過部隊代表與縣政府商談，召開軍隊與地方幹部聯席會議，雙方就具體問題進行檢討。後由雙方代表會同各村村長挨村訪問抗屬與羣衆，搜集意見，進行教育，接着共同召開抗屬與村幹部聯席會議，互相檢討。戰士陳東有之弟檢討過去自己不該當僞村長以及強佔羣衆土地、貪污糧食、高租大利剝削羣衆等錯誤，覺得自己未依法減租是不對的，羣衆念他哥哥在八路軍中抗戰有功，乃對他寬大處理。會上，村幹部也虛心檢討對個別貧苦抗屬照顧不夠之處。次日召開全村羣衆大會，檢討羣衆運動中對抗屬態度問題，羣衆承認過去優抗工作尚有不少缺點，一致認爲以後羣衆進行翻身運動生產運動時，首先應吸收貧苦抗屬參加，分配果實亦應對抗屬優待，並在生產中幫助抗屬建立家務。部隊代表在會上號召抗屬自動執行政府法令，部隊要幫助羣衆運動。政府代表表示以後對羣衆與抗屬中間的租息工資及其他糾紛問題，盡量採取調解仲裁方式。會後各村均紛紛自動調解。抗屬與羣衆關係在雙方融洽協商中，半月來即解決租佃債務問題二百餘件，使地方部隊間的關係大大改善，部隊也更加鞏固了。

清源縣級幹部下鄉
深入檢查糧秣工作

（清源訊）爲了保證自衛戰爭前綫的糧食供給，清源縣幹部到三區各村用對賬、向羣衆調查等辦法深入檢查糧秣工作。發現大部份村莊糧秣手續都不清楚。棗子園、棗坪、西溝等村糧食都差下一兩千斤，有的村莊不經上級知道亂支公糧，棗子園、棗坪閭長更將公糧隨便借給本家人吃，致使糧食缺短。檢查中教育了糧秣幹部，並訂出今後保管辦法：（一）自然村的糧秣由保管員親自負責保管。（二）閭長不得處理公糧的開支。（三）村長也無權開支公糧。保管員不和村長發生關係，直接與區糧秣助理員發生關係。根據此次發現問題之嚴重，縣上也檢討了過去戰爭環境，領導沒注意對這部門工作的整理、檢查和領導，這次深入檢查的精神，要保持經常堅持貫徹。

崞五區各階層紛紛買牛
四百犋牛出動扣荒
一區宋家溝扣荒中注意精耕細作

（崞縣訊）五區七個行政村自發動以來，羣衆大量買進耕牛，其中有一百五十戶貧苦農民和抗屬得到政府貸糧和養倉糧後，買進九十條耕牛，中、富農也買進二十八條，預計每犋牛能開伏荒二十垧，全區即將增開伏荒七百八十垧，打下了明年擴大生產的基礎，窮人也有了翻身發財的條件。現全區開伏荒已有四百犋牛參加，上山放青的牛，也都陸續歸來，全區之平川和中梁荒地，將全部消滅。羣衆情緒頗爲高漲，上午翻地，下午鋤地，整天都不消閒。（杜文俊）

（又訊）一區宋家溝耕牛變工開伏荒，解決了牛犋困難。該村發動開伏荒時，貧苦羣衆表示沒牛不能開，有剩餘牛力的怕吃虧，不敢給人開，經研究後，在不吃虧原則下，以變工辦法解決，牛翻一垧地，頂兩個工，不能還工的給二升糧食，草料、掌犁全由翻地人負責。用這種辦法，有牛的感到變工下省得以後僱人出工錢，沒牛的也擴大了生產，雙方都有利，於是全村五十三戶，即有三十七戶參加開伏荒，連新買的三犋牛，共出動了十六犋牛。以牛犋的大小和翻地多寡，組成小組，並選出閻丑丑担任生產大隊長，保證精耕，做到每一步翻六犁，還要挑揀生荒的，刮埂劃畔。未參加開伏荒的組織到夏鋤變工組裏，進行鋤草挖草，現全村展開開伏荒的熱潮，要完成一百六十垧伏荒的計劃。（周景山）

交城鎮城底人多地少
組織剩餘勞力大量淤地
每人可增地十五畝

（交城訊）二區鎮城底村傍汾河西岸，六十八戶人家，經敵僞八年摧殘，僅有五百畝地可以耕作，大部又爲地主富農所有，每戶貧農只佔一、二畝。去年反訛詐、減租清債後，羣衆翻了身，生產情緒提高，組織了變工隊，抽出剩餘勞力淤河灘地六十畝，今春種大麥，可產四十石。爲了大量淤地今春羣衆醞釀討論，解決了地權問題（過去淤出地種十年即歸地主，現在改爲六十年）又確定按丁分攤，選出李銀只、薛三淨爲渠頭（經理）。經過春三月，現已築成一道長五里、寬二百八十步之順堰，十三道橫堰，一道順水堰，一道護村堰，如今年水盛，即可淤成近七百畝地。每個淤地的能分到十五畝地左右。在築堰中變工組織的很好，春耕時從種地中抽出剩餘勞力修堰，夏鋤時，男勞動力淤地修堰婦女鋤草，天陰時則集中淤地。（程騰雲、馮銳）

（又訊）鎮城底村三十四個婦女組織了四個河組，變工夏鋤，二十天鋤了九十八垧，兩天割了三十一垧大麥。貧苦婦女沒吃的由變工隊互借出三石四斗糧食，解決了七月口糧，現在仍在繼續夏鋤。（張孝先、成金英）

聲明作廢

[illegible]地堎路途中，不慎將本部領款[illegible]係塞白領具，上蓋財政科公章一張，財政處楊學業同志二月二十四日白紙收據一千萬元一紙[illegible]遺失，全本部號一百頁，由[illegible]範子瑜同志手章，並附有[illegible]通知有關單位外，特登報聲明，自即日起，今後如發現此項[illegible]，一律作廢無效，本部概[illegible]

晉綏軍區後勤部
七月二十六日

……敍部財政科高憲伯同志於本月廿五日下午，在五龍塘張家……存根，共十五號至一百號：……號甲種支付命令伍百萬元……

閻、傅等統治地區

倚用日俘僑二萬餘

他們利用日軍進行內戰均得蔣之支援

（新華社延安電）駐華美軍總部曾於本月十五日宣佈在華北、華中、戰區之全部日俘日僑及韓人均已於本月十四日遣送完畢，但據最近所獲不完全材料，僅華北閻錫山傅作義統治下的地區及保定、石家莊、濟南等地，即尚留用日俘日僑兩萬兩千餘人，韓人四千一百名，彼等被授以各種任務，充當內戰工具。（1）閻錫山將山西日軍編爲八個保安團，對外名義爲「工程隊」，共九千人，分任作戰與警備任務，由趙承綬和榮延武任正副總團長，此外各至官及團長均爲日人，每團下又分步、砲、重機槍三個隊，駐防地區爲太原市內三千名，太原城郊一千五百名，太原縣五百名，忻縣一千名，大同三千名。這些日軍均直接參加戰鬥，閻錫山在進攻關嶺鎮（文水交城間）及由大同出犯時，均有日人充當坦克手及砲手，八路軍並在自衛戰中俘獲數名。在太原及臨汾、榆次、太谷各地工廠留用日人兩千名，眷屬六千名，共八千人。閻錫山所經營之經濟部門內留用日人一千名，眷屬兩千名，共三千名。罪魁昭彰之戰犯原日第十四獨立旅團長元泉馨被閻錫山委爲二戰區長官部之高級參謀，統轄山西所有留用之日俘日僑，尚參加閻錫山本年中召開之軍事會議，並與趙承綬共同擬定進攻晉北方面中共軍之作戰計劃。（2）濟南國民黨軍以鐵甲車一百四十輛，司機爲日人，均受上尉官階待遇。（3）傅作義長官部直屬之戰車隊內，有坦克八輛，均由日人駕駛。留用韓人方面：（一）閻錫山留用兩千五百五十人，組成鐵路隊，計太原兩千名，娘子關、陽泉間五百名，忻縣五十名。（二）石家莊國民黨當局留用技術人員一千名，技術兵五百名，共一千五百名。（三）保定國民黨當局留用韓人五十名，在鐵甲車隊及警務班任職。閻錫山傅作義等使用日軍進行內戰，均得蔣介石的支援。此種反民族的行爲恰恰發生在東京審判戰犯之際，形成了全世界未有的怪現象。

美進步衆議員數人

要求撤退駐華美軍

停止援蔣進行內戰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塔斯社華盛頓三十日電：美進步衆議員數人要求撤退駐華美軍，停止援助國民黨。民主黨衆議員加州衆議員德拉西在衆院發言時宣稱：「美國必須撤退在華軍隊、物資、船隻，以停止內戰，並防止其他列強捲入進去。」德拉西稱：馬歇爾將軍努力之主要的結果，只是「替蔣介石集團爭得了集中兵力，並由美國艦船將其軍隊運送至前線，便進一步作戰之時間。」據德拉西稱：自戰勝日寇以來，美國政府已供給蔣介石軍隊六萬萬零二百萬美元的物資，而在此以前，亦不過六萬萬一百萬美元而已。德拉西稱：「美國片面援助單方」的政策必須停止，讓中國各政黨發揮其政治力量自然水平，如此則蔣介石將被迫與其政敵老老實實地商談，如此則蔣介石才被迫對中國差不多普遍的要求自由求經濟公允的呼聲屈膝讓步」。德拉西稱：這樣才能希望有一個代議制政府——一個對美對蘇均友善的政府。德拉西引證美國國務院戰時調查報處所編制之未公佈的文件，認爲該文件係對「國共兩黨主要分歧的客觀估價」。該文件稱：中共政綱——減租、捐稅等之目的在於滿足農民需要，並使他們參與他們自己問題解決。德拉西指出不僅中共反對蔣介石之獨裁政治，他說：一方面是「教育家、知識界人士、實業界、商界和地主當中的自由主義人士、農民及共產黨要求自由、土地改革、聯合政府，希望通過一個有法治政府的基本憲法」，另一方面則是「有權勢的壓迫人民的大地主貪汚集團，依靠恐怖手段軍事力量及其詭詐的反蘇外交，以維持其地位。」

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衆議員伯德遜（新政擁護者）在其錄入國會記錄的聲明中宣稱：「馬歇爾只有公佈其失敗，並收拾回國，才能完成其使命，並滿足中美兩國之利益。」伯氏稱：須知中國政府除非基本上改變其本身之性質不用想望再得到美國援助之時機已經來到了！召回馬歇爾，撤退美軍，停止給中央政府以軍事經濟援助，應當成爲這一通知的內容。伯德遜在檢討馬歇爾出國時杜魯門的對華政策聲明以及後來的發展時，聲稱：蔣介石政府利用馬歇爾的停戰協定來重新配置並補充其軍隊，以便對中共、對南京及其他民主勢力作新的進攻，同時美國某些人士則利用這些停戰期間，增加並改善美國對蔣介石政府援助的數量與質量。伯德遜稱：「南京的軍隊一旦在利用了停戰期間的好處之後，立即轉而進行更猛烈更殘酷的內戰。」

民主黨衆議員沙瓦治（新政擁護者）亦有聲明錄入國會記錄，其中指出當馬歇爾於三月二十日要求以更多資金借給蔣介石政府時，停戰協定早已破壞。瓦氏稱：美國對華延長租借法案，給中國政府信用貸款，其目的並不在於鼓勵中美兩國人民及世界各國人民「相信美國的智慧威外交的完發無缺」。

英曼徹斯特報評稱

中國反動派擴大內戰

美援蔣政策應負責任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倫敦訊：英自由黨機關報曼徹斯特導報於二十四日評論中國的內戰與經濟局勢稱：「令人痛心」。該報稱：中共在未確信蔣介石對組織聯合政府結束一黨專政確具誠意前，拒絕撤退其佔領區之軍隊或放棄地方政權，而蔣介石在主要的河流與鐵路未經定的置於中央政府管制下前，或不願採取這種步驟。該報指出：「多面觀察家以爲共產黨的懷疑比較有理由」。

該報續稱：「國民黨中有不少自由進步的人，他們眞心眞意的崇尙民主，但是在他們背後是強大的勢力，尤其是陸軍與警察方面，他們並不隱藏其對中共的仇視，並不願這種人勸蔣介石（編者按：實際上蔣介石正是上述這種人之魁）在國民黨軍隊依然能夠依賴美國支持的時候殲滅共產黨，這些人包括各省的大地主與官吏等，對於他們，只要不損害他們的利益，中國的毀滅也沒有多大關係。」該報關於美國政策稱：「在中國實際局勢下，美國負最重大責任，不論如何，美國政府在戰時及戰後以兵力支持了中央政府，國民黨軍隊是由美軍訓練配備，美國武器時常由美輪與飛機運送。馬歇爾不能隱藏這個事實，即中央政府的存在，依賴美國的經濟協助。美國的政策如爲促進國共間和平民主的若干進步，則尙可說明它的正當，但是它沒有達到這種成就。在共產黨管制的廣大區域內，足以證明他們的行政比國民黨所做的更爲有效，更得民心」。該報結語稱：「如果美軍在中國駐了一年之後，除繼續內戰與經濟混亂之外，別無好現象，那麼要證明美軍駐華的正當更是困難了」。

美軍配合蔣軍襲擊香河我軍

中央社反誣我「襲擊美軍」

（中央社延安三十一日電）二十五日上午，香河西之安平鎮附近之八路軍防地受到突然襲擊，八路軍在被迫自衛中，發現美軍十餘人配合蔣軍八十餘人作戰，戰鬥結束，雙方均有死傷。至午後，復有美軍一部自天津趕到增援，八路軍爲促美軍之覺悟，當即退出戰鬥，這就是中央社所謂「共軍襲擊美軍」之眞相。據津美軍海軍陸戰隊參謀長瓦爾少將宣稱：與八路軍發生衝突之美軍係由津赴平之「巡邏隊」，對於美軍爲何「巡邏」到解放區，並與蔣軍並肩攻打八路軍，瓦氏並無解釋。兩月以來，美軍不斷向冀東解放區挑釁滋擾，現在竟公開配合蔣軍直接對人民軍隊作戰，以致對日戰爭結束後本可回家安居樂業之美國士兵在中國作無謂之犧牲，冀東軍區司令部已向北平執行部要求調查此次衝突經過，並向美方嚴重抗議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之不法行動。

我晉南軍民二十餘日英勇自衛

已將進犯蔣軍分路擊退

民兵自動開赴前綫配合作戰

（新華社陽城三十一日電）本月三日起蔣軍胡宗南部一再由陝增援，集中主力五個師，大舉進攻晉南解放區。經八路軍結合當地人民二十餘日的英勇自衛，已將進犯軍分路擊退，並收復大部被佔地區。現除同浦綫南段水頭、聞喜一綫之水頭、宋店、義門、五里頭、聞喜城及聞喜城東之香山寺、官莊、城西北之七里頭等村鎮四十七處外，該綫以東之廣大地區及驛（店）茅（津）公路沿綫兩側多數村莊已全部恢復。此次晉南自衛戰中，聞喜、夏縣民兵爲保衛家鄉積極配合八路軍作戰，表現無限英勇，二十天內，民兵生俘進犯蔣軍一百餘人，繳獲武器一百二七枝，迫擊砲一門及彈藥牲口甚多。

（新華社陽城三十一日電）本縣民兵在輪戰隊六個連隊於本月初旬自動開赴晉南前綫，配合八路軍進行自衛戰爭。太岳著名戰鬥英雄李銀祭亦隨隊出發，他臨行時告訴村裏人說：「打退反動派進攻才回家。」另有民兵輪戰隊一營正進行整訓，短期並可開赴前綫，由五千民兵自衛隊組成之担架運輸隊正開往前方，担任後方勤務。

馬歇爾由潯返京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中央社南京訊：馬歇爾三十日午後七時自潯抵南京。

陳誠、白崇禧

飛南通徐州督戰

（新華社淮陰三十一日電）陳誠偕隨員等一行六人於二十日由寧飛抵南通，召集黨政軍聯席會議，重申國民黨反動派「決心全力貫徹蘇中蘇北剿匪計劃」，並爲受挫之蔣軍打氣。繼陳誠之後，湯恩伯亦至南通指揮進攻，白崇禧藉「檢閱」各種部隊爲名，於二十四日親至徐州督戰四天，於二十七日晚返寧。

協助蔣軍擴大內戰

駐青島美軍增兵修築工事

駐華美軍陸戰隊尙有九萬人

（新華社臨沂三十一日電）駐青島美軍近來不斷增強兵力，構築砲兵陣地，協助蔣軍擴大山東內戰。六月上旬，美海軍第七艦隊總部復由滬派來艦艇八艘，市內美軍經此增援，已達六千人。原駐市外滄口之美軍已由二百餘人增至千餘人（修築滄口機場之第九十六工程隊尙未計算在內），白沙河沿岸亦增駐美軍七百餘名，美軍並在滄口北部架設大砲十餘門，另在湛山五號砲台海波橋等地增築砲兵陣地，以掩護由美艦運抵青島之蔣第五十四軍進攻膠東解放區的軍事行動。五月二十八日及六月十一日，美蔣曾在市內大港三號碼頭舉行兩次所謂「贈艦」「典禮」的鬧劇，美軍將十五艘美艦移交蔣方，第二次一[illegible]艦一共八艘，計有中途號、中榮號坦克登陸艦兩艘，美樂號、美頌號中型登陸艦兩艘，聯珍號、聯光號、艦光號、聯萍號、步兵登陸艦四艘。上述艦隻已有部份駛向烟台威海衛一帶海面進行軍事活動。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天津訊：此間英文時報曾於一日刊載美聯社電訊，謂美副國務卿艾其遜稱：現在駐華美軍陸戰隊共有九萬名。

紐約時報辯護援蔣內戰政策

流露了其偏見和糊塗觀念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新華社記者評紐約時報二十四日社論「吾人在中國之任務」一文稱：該文作者不僅公開爲目前美國當局的援蔣內戰政策辯護，而且流露了作者的偏見和糊塗觀念。新華社記者指出：（一）紐約時報的社論作者企圖以「戰爭非有兩方面不可」的說法來抹煞蔣介石獨裁政府發動內戰的事實，但是事實是抹煞不了的，在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的同一天，紐約先驅論壇報也發表了一篇社論說：「我們也難忽視或否認宋氏（按指宋慶齡女士）所稱中國反動派企圖發動內戰的事實。」最近幾天德拉西等議員及許多美國民主人士都在大聲疾呼要求停止援助蔣介石內戰，可見紐約時報社論作者的企圖是徒勞無功的。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可看出那篇社論的荒謬可笑，按照它的說法，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與美國都是「戰爭的兩方面」，根本無所謂禍首，而美國的對日作戰也成爲多餘的了。（二）紐約時報社論說：「蔣介石之國民政府爲唯一被承認之中國政府，而以戰時盟國資格獲得美國協助之保證。」我們只要問一問社論作者：承認國民黨的政府不只美國政府，除了美國以外，還有那一個國家援蔣內戰干涉中國內政呢？美國所承認的各國政府不只一個蔣介石政府，試問美國政府對於那一個其他國家的政府也給了像給蔣政府那樣的「協助」呢？紐約時報社論作者只知道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被各國所承認，但他不知道（也許是『健忘』）美國務卿所簽字的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宣言規定了這個政府有改組之必要，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也曾承認這一政府是一黨政府的事實與其改組之必要。顯而易見的，美國當局對蔣的「協助」是不合法的，「唯一被承認之中國政府」並不能絲毫改變這一眞理。（三）紐約時報社論所說「任何抗議不應指向該政府及其擁護者而應痛斥反對該政府者」，更是太不像話，完全不合美國人民的民主傳統。照這種公式，抗議不應「指向」殺人犯的獨裁政府而應「指向」被這種政府槍殺的聞一多李公樸等民主人士了。

新華社記者最後稱：常常反映美國當局的意見的紐約時報竟然發表這樣荒謬的言論，值得民主人士的深切注意。

學習關政委

幹承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聽到了關政委病逝的消息，當時關政委嚴肅而和藹、可敬可親的英容，立即出現在眼前，心中的哀痛，眞難以言語表達。

關政委與我斷斷續續的接觸過好幾年，把我對他的印象寫出，作爲紀念，作爲學習。

（一）明確的羣衆觀點

三七年秋我在關政委直接領導下工作一個短時期，在岢嵐我第一次會見了關政委，我們約莫談了四五個鐘頭的話，他指示我到岢嵐、嵐縣去成立動委會，要與頑固縣長作鬥爭，求得動委會能公開成立，他說：「成立動委會在上層取得合法與公開固然需要，但僅只這個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必需從下層去發動羣衆，武裝羣衆，組織自衛隊……只有老百姓起來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只有老百姓自己起來才能保衛家鄉。」他又諄諄告誡我們：「下去組織老百姓訓練自衛隊，千萬不能首先抱着去訓練羣衆的觀點」「要和羣衆打成一片，不要使羣衆討厭，不要侵害羣衆利益，首先和羣衆搞好，然後慢慢去動員教育，使羣衆覺悟……。」

當年冬要我當興縣縣長，我當時思想上認識不夠，不願當縣長，覺得當縣長是作官，不光榮，會向組織提意見不願幹，甘主任會給我再三解釋和教育，我才接受了這個任務，關政委知道了我還不正確的觀點，就給我來信，這封信寫得很長（十幾張）給我印象很深，可惜原信遺失，大意是：認清政權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性，「不要以爲當縣長是作官，以爲是作官就糟了，國民黨是作官，我們是堅持抗戰，是爲羣衆辦事，人家作官是享太平，求榮華富貴，所以緊急關頭就怕死逃之夭夭了，現在是我們挺身出來幹的時候，是我們出來與老百姓共患難的時候，不幹是不對的，幹是對的」，「要大刀闊斧的幹，要解除羣衆痛苦，如苛捐雜稅等，要大量訓練幹部增要人材……」，他更着重的指出「遇到阻難（因當時還是閻錫山領導的政權）應盡量發動羣衆，用羣衆自己的力量衝破阻礙，切忌光是自己個人和少數幹部去猛衝猛撞……。」

這些指示，以後回憶起來，眞是關政委最能領會毛澤東思想的具體表現，只可惜當時我自己對關政委這種明確的羣衆觀點，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思想，領會十分不夠。但他的這封長信，加上甘主任的當面教育，使我在興縣安心工作。

還以後每次關政委到興縣或是我到嵐縣遇到他的時候，他總要十分關切的談問我們的工作狀況，他最關心老百姓的痛苦，有一次他見了我第一句就問：「政府是不是還像舊日的衙門？老百姓告狀是否還是『有理無錢莫進來？』」當我告訴他已開始轉變這種作風，老百姓可以隨便進縣政府告狀，告狀不一定要上呈文，絕對禁止花錢行賄，並且隨時可以口頭告狀等，他才笑瞇瞇的點頭以後，安慰和鼓勵道：「很好，以後還要努力向這個方向作。」

又有一次他問我「舊日農村的老百姓對攤糧要款的狗腿衙役是最怕，也最恨的，現在是否替老百姓除了這一大害？」（當時閻錫山還要徵田賦）我告訴他在黨的指示下，已決定增加催糧人員的工資，嚴格禁止他們隨便向老百姓勒索，並且主要是催要地主老財，積欠的糧銀……」他聽了便鄭重的說：「狗腿衙役不是一下可以轉變的，要時常認眞抓緊，……最好要爭取免徵田賦，減輕老百姓負担，才能增強老百姓抗戰力量。」

關政委還經常關心解決幹部可能遇到的困難，給幹部以具體幫助。記得有一次閻錫山要派人盤理興縣的財政，企圖找岔子，關政委就馬上告訴我這個消息（當時閻的專署在嵐縣，他從那裏能較快得到消息），並問我「縣政府財政上有無毛病。」又問「動委會，犧盟會，其他機關財政上有無毛病。」都問了以後，又鄭重的說：「我們一定要作出個廉潔的好榜樣，……」並指出「要十分注意手續，否則找岔子的人會鑽空子。」在這樣的指示下，閻錫山沒有找到財政上的任何岔子（當時財政是完全公開的）。

雖然那時候，賀司令員和他主要是負責部隊工作，但他們對地方工作都是這樣的注意，從這些事實中淸楚的看到他們對黨、對羣衆的負責精神。

（二）堅定的黨的立場

四〇年初賀司令員和他從冀中回來，有一次找我到臨縣窰頭村開會，關政委找我個別談話，說同志們對我有意見，並要我自己冷靜反省一下，因我當時思想上有些自己想不通，聽到關政委這話，更加難受，覺得冤枉和苦惱。記得當時我沒有多說，只告訴關政委「以後有事實可以證明」。但自己幾乎流了淚，關政委見我很難受，立刻親切地安慰我「……我想你也不致如此，但自己還應好好冷靜檢討一下，若是自己果眞有毛病，就要毫不姑息，下決心趕快去掉，若只是同志們對自己的誤會，那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終久會明白的，也不必難過，以免精神受刺激，影響工作，一個共產黨員，一切要以黨的工作爲前提。」

這樣短短的幾句話，當時對於我像慈母對兒女一般，使我感到了無限的慰撫與啓示，使我立刻覺得十分平靜，不由得我就對他說：「只有你了解我：」（當時自己存在着只看見領袖看不見黨的毛病）但關政委立刻又嚴正的告誡我：「是的，我了解你，但黨更了解你，你應該百分之百的相信黨的眼睛是最亮的，黨的立場！」這些話打破了我崇拜個人的思想，給我很大的教育。

（三）關心幹部 無微不至

四一年初在延安又一次遇見了關政委，當時正值黨讓我回晉綏搞生產，解決自力更生問題，關政委聽到，馬上說：「搞生產，那很好！我給你帶幾封信吧！」我以爲他叫我帶什麼其他的信，不想他一直給我寫了四、五封信，都是給我沿路及到晉綏介紹關係，幫助我生產，解決困難的，我當時接到這些信，大出意料之外，因爲我並沒有要求他寫這樣的信，但他很能體會我當時的處境，怕我遇到困難，眞稱關心幹部的出發是多麼出於至誠！多麼懇切！眞是無微不至！

四二年關政委重病，我內心本十分想去看看他，但總怕對他發病不利（因我知道，他總見了幹部總免不了問長問短，傷很多腦子）可是不知他怎樣知道了我在中央黨校學習，他竟在病中給我寫了四次信，特別提出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思想，如果畢業，不願作地方工作，就可以跟他到部隊上去工作」，他說：「讓我跟他去部隊上工作」的意思，是怕我過去受刺激的成見未消除，內心還苦惱，爲了使我學習的時候首先能安心，才這樣提出來的。我曾給他回過幾次信，直到我告訴他過去的思想上已得到解決，不再難過了之後，他才停止給我來信。

四三年春，他仍臥病，我曾去看過他一次，那時他病已經很重，躺着不能動，甚至只能睜開眼看一下又閉上，但他仍不忘記對幹部的關心和教育，我還淸楚記得他當時斷斷續續的幾句親切的囑言——「身體好好吧！好好注意健康，好好學習，畢業後好好爲黨工作！」

以後他的病時好時壞，屢次想去看他，總怕影響他休養，終於沒有再見面，想不到四三年十數分鐘的簡單談話竟成了永別！印象之深使我至死不忘！

關政委！你的逝世是全黨的損失！全人民的損失！你安息吧！我們一定繼承你的遺志，遵循你的遺言——全黨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爭取獨立和平民主新中國的實現！

更正：七月二十一日本版甘泗淇同志「悼關政治委員」文中「從一九二四年……」係「從一九三四年……」之誤排。特此更正。

副刊

他們冒雨出發了

——記嵐縣民兵參戰隊——

刀戈

民兵參戰的風聲剛一傳出，南關民兵劉富全第一個就跑到村公所報名，他在城關黑板報上寫了稿子，敍述他們變工組集體讀報，讀到閻僞軍破壞和平，向解放區進攻的消息，大家頭髮梢也冒着火；他號召民兵熱烈參戰！臨出發前，他母親囑咐：「早點去吧，把反動派打倒，好過平安日子！」

四區東土峪民兵李煥鎖與胞兄李忠英，相爭參戰，兄對弟說：「你在家照應，我去參戰，」弟對兄說：「我管不了家事，你留在家，我去參戰。」二人相持不下，適有老者前來，規勸兄讓弟，兄才不與弟爭。三區東[illegible]間滿栗成老漢，去年九月參軍，今年三月復員回來。這次堅決要求參戰，他說：「我雖是五十歲的人了，可是革命要革到底；打走了日本，還有反動派，不打倒反動派，不會有和平！」衆人勸他不依，讓他參加了，大家稱他爲老民兵。北關報名額六名，自動報名者十一人，全縣總額爲九十名，祇一、三、四區，踴躍投來一百三十三名。名額超過了，要往下減，可是說也不回去，他們說：「不讓去，我們也要去！」

七月五日，參戰民兵集中於縣城，大家就來討論：放下鋤頭，拿起槍桿爲了什麼？誰讓我們來參戰？討論了一天兩夜，把問題闡明白了：不打垮反動派，不能安心生產，連日子也不能過，腦袋也長不住——反動派逼着我們來參戰！

民兵參戰隊中，有個別二流子，過去的警備隊……有人提出：我們是民兵參戰隊，爲什麼這些人也來了？大家討論起來，閻家溝二流子閻山林，抽大烟，怕動彈，他的參戰是爲不願生產，經討論後，決定送他回去，要他好好生產，也是一樣，讓抽大烟的二流子參戰，幹部應受到批評。

對於過去的警備隊，開始提出一概不要，後經討論，分出好壞來：大賢溫福海，於我攻打背明摟點時，幫助開了城門……大家說：「像這樣的警備隊，不但要，而且歡迎。」上明郭村來，打死八路軍偵察參謀：打過二三百老百姓，他雖願悔過自新，以功折罪，但大家說：「在後方生產防奸吧，做好這些工作，也算以功折了罪。」他一再要求，大家堅決拒絕，也把他送了回去。此外，對開口家裏長，閉口家裏短，家庭觀念濃厚的冠村桂，二流子韓福丑等，也送他們回了家。

接着又熱烈的討論了羣衆紀律、戰場紀律、民英條件……班與班、隊與隊展開不犯紀律的競賽。

十二日上午，天空飄着細雨，民兵參戰隊要出發了；他們興奮的談論着，有的說要拾回幾個反動派，叫老百姓好好審一審，有的說：反動派還想喝人民的血，吃踩在老百姓頭上，不抵事了。與哥哥相爭參戰的李煥鎖，更高興的在跳躍着……。

參戰民兵個個精神抖擻，鐵流一般出動了。機關學校及羣衆，夾道歡呼，歡送民兵參戰隊！堅決消滅反動派！保衛和平民主！

相互致親切告別後，他們冒雨出發了。大家的衷心熱望：勝利歸來！

李有才板話（九）

趙樹理

事過之後，第二天喜富就回來了。賠馬鳳鳴的東西恆元担承了一半，其餘應賠全村民衆[illegible]，那麼大的數目，做了幾條麵袋、幾個掛包、幾個子彈帶，又給民兵拿了二十多斤小米，就算完事。

「八一」檢閱民兵，閻家山的民兵服裝最齊整，又是「模範」，主任又得了獎。

七 恆元廣聚把戲露底

過了陰曆八月十五，正是秋收時候，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區來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老楊同志叫區農會給他介紹一個比較進步的村，區農會常聽章工作員說閻家山是模範，就把他介紹到閻家山去。

老楊同志吃了早飯起程，天不晌午就到了閻家山。他一進村公所，正遇着廣聚跟小元下棋，他兩個因爲一步棋爭起來，就沒看到老楊進去。老楊同志等了一會，還沒有人跟他答話，他就在這種爭吵中間道：「那一位是村長了？」廣聚跟小元抬頭一看，見他頭上箍着塊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藍褲，脚上穿的半舊破鞋，從這服裝上看，以爲他是那村派來送信的，廣聚仍洋洋的問道：「那村來的？」老楊同志答道：「縣裏！」廣聚道：「到縣裏幹什麼？」小元道：「快走棋嗎！快輸了，棋在一邊。」老楊同志有些不耐煩，便道：「你們忙得很！等一會閑了再說吧！」說了把背包往階台上一丟，坐在上面休息。廣聚見他的話頭有點不對，也就停住了烘湊過來答話。老楊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長，却又故意問了一句「村長那裏去了。」他紅着臉答過話，老楊同志才把介紹信給他。信上寫的是：「茲有縣農會楊主席，前往閻家山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請予接洽爲荷！……」

廣聚看過了信，把老楊同志讓到村公所，說了幾句客氣話，便要請老楊同志到自己家裏吃飯。老楊同志道：「還是兌些米到老百姓家裏吃吧！」廣聚道：「講俗套，」老楊同志道：「這是制度，不能隨便破壞！」說話却又見他土眉土眼，一時想不出該怎樣對付，便道：「好吧！你且歇歇，我給你出去看看！」說了就出了村公所來找恆元。他先把介紹信給恆元看了，然後便說這人是怎樣怎樣一身土氣。恆元道：「一[illegible]幾天聽喜富說[illegible]個人。這人你可小看不得！[illegible]縣長還得跟他商量着辦。」廣聚道：「是是是！[illegible]」恆元道：「去吧！好好應酬，不要衝撞着他！」廣聚走出門來又返回去問道：「我請他到家吃飯，他不肯，他叫給他找個老百姓家去吃。」